

高
適
年
譜

周
勛
初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高適年譜

周勛初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長華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.125 字數 75,000

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4,000

統一書號: 11186·25 定價: (七) 0.40 元

說明

一、本書考定高適生平事迹，且爲高適詩文編年。

二、爲便讀者查檢計，詩文題上標數字，「詩」指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鉛印本），「集」指《高常侍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，「文」指《全唐文》。

三、各本文字上之出入，如非必要，則逕採用一說，不再分別注明。又如田仁琬一作田琬，季廣琛一作李廣琛之類，亦用一說統一之，不再作詳細考證。

四、本書援引古籍較多，爲求文字一致，採用淺近文言寫作。

高適年譜

高適，字達夫。

李華《三賢論》（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百四十四、《唐文粹》卷三十八）、《新唐書·高適傳》、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均曰：「高適，字達夫。」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（袁州本）、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則曰：「高適，字達夫，一字仲武。」按唐人從無稱高適爲「仲武」者，且唐代一名二字之例頗罕見，故晁氏等人之說不可信。此說至後代始流傳，則以宋元時有高適編《中興間氣集》之傳說，而此書編者高仲武亦渤海人，故而後人誤將二高混爲一談矣。

行三十五。

曾祖佑，官宕州別駕。祖侃，官左衛大將軍。父崇文，官韶州長史。

高適詩文中無自敘世系之作，史傳中亦無系統記載，唯《舊唐書·高適傳》曰：「父從文，位終韶州長史。」語焉不詳，殊難究悉。然考之貞石，知高氏家族中四人有墓誌傳世，可據以確定高適世系之所從出。此四誌文曰：「高氏墓誌」，見《千唐誌齋藏石》；曰：「高瑛墓誌」，

見《千唐誌齋藏石》；曰：「高琛夫人杜蘭墓誌」，見《千唐誌齋藏石》；曰：「高岑墓誌」，見《芒洛冢墓遺文四編》卷六。茲據四墓誌文，參之史傳，將高氏家族中人情況之可知者鈎稽如下：

曾祖 佑，隋時官左散騎常侍，見高岑墓誌；唐時官宕州別駕，見高琛墓誌與高岑墓誌。

祖 俚，高宗時名將，曾擒突厥車鼻可汗，攻高麗；官至隴右道持節大總管，安東都護；封平原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。卒，贈左衛大將軍，諡曰威；陪葬昭陵。

岑仲勉爲《補高俚傳》，見《唐史餘藩》（中華書局出版）。

父 崇文，見高氏墓誌。茲將誌文彙錄於下：

「大唐前益州成都縣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誌文」

夫人諱嬪，渤海蓀人也。其先蓋自虞爲四岳，佐禹平水土有功，封於呂。歷夏商數代，始有齊國，子孫食焉，是分源流，命我高氏。迨春秋稱敬仲之德，炎漢美孝甫之才，可謂風烈有素，明德光大矣。曾祖子□，皇朝宕州別駕；祖俚，左衛大將軍；父崇文，韶州長史。崇文即從文。

伯父 崇德，官并州司馬，見高琛墓誌。

伯父 崇禮，官雲麾將軍行左衛率府中郎將，見高岑墓誌。

姊 嬪，適朱守臣，卒于開元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年三十七，見高氏墓誌。誌文撰者

爲李廼。

從兄弟 崇德元子琛，官至南充郡司馬，卒天寶八載，年七十二，子早卒，以姪銑嗣，見高琛

墓誌。琛妻杜蘭乃武后時宰相杜景佺之女，羅振玉《丁戊稿·高君夫人杜氏墓誌

跋》有考證。

從兄弟 崇禮子元琮，官遂州司戶參軍，見高岑墓誌。

從姪 琛子榮，早卒，見高琛夫人杜蘭墓誌。

從姪 元琮元子岑，字柳奴，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，卒貞元十四年，年六十三，見高岑墓

誌。又高岑曾官殿中侍御史，賈至撰《授高岑殿中侍御史制》，載《文苑英華》卷三

百九十五。景日珍《說嵩卷十四》：「《陀羅尼咒》。」嵩山隱士高岑書，無年月，筆

下似不經意而有風致。」或是高岑早年之作。

從姪孫 岑長嗣幼成，元和二年官邢寧節度押衙兼右隨四廂兵馬使，知邢州留後兵馬事，

銀青光祿大夫，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，見高岑墓誌。

從姪孫 岑從姪岳，官朝散大夫試濮州長史，見高岑墓誌。

從姪孫固，見《舊唐書·高適傳》。

高適父輩之命名，似依古代道德觀念，按德、禮、文排列。

【附錄一】王維有《送高道弟耽歸臨淮作》一詩，顧起經奇字齋本改作「高適弟耽」，凌濛初朱墨套印本沿用其說，且錄顧氏原注曰：「一作道，非。」《全唐詩》亦採此說，兼採校語，一似高適信有弟名高耽者。然此說實誤，不可信從。顧起經本《王右丞詩箋》卷首《正訛》曰：「《送高道弟歸臨淮》，耽本無傳，而適係淮人。諸本概作高道，今姑因適傳正之作適。」詩題下又加注曰：「高適滄州渤海人，意臨淮、渤海舊同郡地。」此說持論之疏，在於地域觀念不明。臨淮、渤海相去遠甚，何得混爲一談？高適郡望渤海，未仕前常寓宋中，何以又謂之淮人？凌濛初乃吳興文士，偏長詞曲，不善考索，致有此誤。《全唐詩》編者乃清代翰林名宿，而成書匆遽，照錄前人成說，亦沿其誤，於是此種不經之談，惑人甚矣。

【附錄二】萬曆年間李夢熊、顧震宇等纂修之《滄州志》卷八「詩」類載劉兼《寄高適書記》詩曰：「齊朝慶裔祖敖曹，麟角無雙鳳九毛。聲價五侯爭辟命，文章一代振風騷。醉琴自寄陶家意，夢枕誰聽益郡刀？補袞應星曾奏舉，北山南海孰爲高！」則是以適爲高昂之後。高昂，字敖曹，見《北齊書·高昂傳》。高昂爲渤海蓍人，與高適郡望相同。《滄州志》以爲適係高昂之後，似屬可信，然此詩題目有誤，「適」乃衍文，故而此說不可信據。胡震亨《唐音戊籤》「閏餘」卷六十二（《唐音統籤》卷八百十七）曰：「兼集諸志不載，各選亦無之。近雲間朱氏得宋本，刻《唐百家詩》中。今詳其詩句，似是吳中人，仕爲

蜀守者。……集中又有《長春節》詩，爲宋太祖誕節，其人五代人入宋初者。《唐才子傳》「殷文圭」下亦云：「唐季文體澆漓，才調荒穢」，劉兼等人「雖有集相傳，皆氣卑格下」。可見此人無緣與高適相接。《朱警所刻《唐百家詩》內《劉兼集》錄此詩，題作《寄高書記》，《唐晉戊籤》等書均同。

傳稱渤海舊人，乃舉其郡望而言。眞實籍貫殊難斷言。所可知者，早年隨父旅居嶺南，中年寓居宋中，似從未在滄州定居。

《舊唐書·高適傳》曰：「渤海舊人」，與高氏四墓誌文同，然此乃唐人舉郡望之舊習，非謂其籍貫在滄州之地也。從現存高適詩文看來，對渤海舊地之情況一無記敘，《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》詩曰：「天長滄州路」，對此亦無特別提示，可知高適或從未住過滄州。《新唐書·高適傳》曰：「滄州渤海人」，《唐詩紀事》、《唐才子傳》則曰：「滄州人」，意在調停古今地名，實則唐人之郡望已與籍貫無法統一，而滄州之說，既非郡望，又非籍貫，可謂兩頭脫空，徒滋紛擾。再從高適經歷看，早年似隨父旅居嶺南，《饒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嶺南》、《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》二詩於南方之情狀均有所描述，當有親身體驗。此一階段高適還會到過福建，《送鄭侍御謫閩中》詩曰「閩中我舊過」可證。二十歲左右至五十歲之前，則在商丘安家。中間數次客游，後仍回宋中居住，且出仕之時亦在睢陽郡也。然高適又

稱「客宋中」，則是不以此地爲原籍，故高適之籍貫殊難斷言。渤海舊地當今河北景縣。

【附錄】地方志中間有關於高適籍貫之記載，然道聽途說，牽拽湊合，多不可信。今將數項易滋紛擾之材料引述於下，略作辨析。

康熙年間馬士瓊、吳維哲等纂修之《南皮縣志》卷一「圖經·古蹟」曰：「高適故里在東南六十里，今名夜珠高家。」嘉慶年間潘錫恩等重修《大清一統志》探入此說，「天津府二·古蹟」下亦云：「高適故里在南皮縣東南六十里。」按高適生時距此已有千載之久，前此志書於此一無記敘，故而此說不但於史無徵，且嫌突兀，疑出後人附會。

乾隆年間杜甲等纂修之《河間府志》卷十八「考辨」曰：「高適詩辨：舊志因唐史，以高適爲渤海人，然達夫詩云：『我本漁樵孟諸野，一生自是悠悠者』，則達夫已久爲梁國睢陵人，與舊縣遠矣。」此說已爲四庫全書館臣駁正。因高詩屢言客寓宋中，新、舊《唐書》亦言「客於梁宋」也。

則天后武曌聖曆三年（五月改元）久視元年庚子（七〇〇）一歲

【時事】九月，狄仁傑卒。

高適生年，史無明文，今將數項可資考證之材料列舉如下：

篇 名	詩 句	寫 作 年 代
〔一〕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陰亭	四十猶聚螢	天寶五載(七四六)
〔三〕留別鄭三章九兼洛下諸公	年過四十尙躬耕	天寶八載(七四九)
〔三〕贈別高三十五(李頎)	五十無產業	天寶八載(七四九)
〔四〕答侯少府	晚年學垂綸 (指天寶八載事)	天寶十載(七五一)

「四十猶聚螢」中之「四十」如爲實數，則當生於唐中宗神龍二年(七〇六)，然與〔三〕〔四〕二說不合。「五十無產業」中之「五十」如爲虛數，則與〔二〕〔四〕二說有窒礙；若云此指五十之前，則四十許人不當自稱「晚年」，故與〔四〕說扞格；若以五十之後言之，則與〔二〕說矛盾。若定「五十」爲實數，「四十」爲虛數，則諸說皆可通，其他材料亦可迎刃而解。故定高適生於聖曆三年，即久視元年。

大足元年(十月改元)長安元年辛丑(七〇二) 二歲

【時事】李白生。王維生。

長安二年壬寅(七〇二) 三歲

【時事】陳子昂爲射洪令。段簡囚死獄中。

長安三年癸卯(七〇三) 四歲

長安四年甲辰(七〇四) 五歲

唐中宗李顯神龍元年乙巳(七〇五) 六歲

神龍二年丙午(七〇六) 七歲

神龍三年(九月改元)景龍元年丁未(七〇七) 八歲

景龍二年戊申(七〇八) 九歲

景龍三年己酉(七〇九) 十歲

【時事】顏真卿生。劉長卿生。

景龍四年(六月改元) 唐少帝李重茂唐隆元年(七月改元) 唐睿宗李旦景雲元年庚戌

(七一〇) 十一歲

【時事】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，領涼、甘、肅、伊、瓜、沙、西七州，治涼州。

景雲二年辛亥(七一二) 十二歲

太極元年(五月改元) 延和元年(八月改元) 唐玄宗李隆基先天元年壬子(七一二) 十三歲

【時事】杜甫生。

先天二年（十二月改元）開元元年癸丑（七一三） 十四歲

開元二年甲寅（七二四） 十五歲

【時事】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，領幽、易、平、檀、魏、燕六州。十二月，置隴右節度大使，領鄯、
率、河、渭、蘭、臨、武、洮、岷、廓、疊、宕十二州。岑參生。李昂登進士第。

開元三年乙卯（七二五） 十六歲

【時事】皇甫冉生。

開元四年丙辰（七二六） 十七歲

開元五年丁巳（七二七） 十八歲

【時事】蕭穎士生。賈至生。

開元六年戊午（七二八） 十九歲

開元七年己未（七二九） 二十歲

【時事】置劍南節度使，領益、彭、蜀、漢、眉、綿、梓、遂、邛、劍、榮、陵、嘉、普、資、嶺、黎、戎、維、茂、簡、
龍、雅、瀘、合等二十五州。元結生。

初遊長安，不遇，甚失意。但對前途仍樂觀。

詩二二三集五《別韋參軍》詩曰：「二十解書劍，西遊長安城。舉頭望君門，屈指取公卿。國

風沖融邁三五，朝廷歡樂彌寰宇。白璧皆言賜近臣，布衣不得干明主。歸來洛陽無負郭，東過梁宋非吾土。兔苑爲農歲不登，雁池垂釣心長苦。足徵高適是年正在長安。《別韋參軍》詩作於開元七年之後，高適已回宋州，處境甚艱窘。《舊唐書·高適傳》曰：「適少落，不事生業，家貧，客於梁宋，以求丐取給。」殷璠《河嶽英靈集》敘高適早年「性拓落，不拘小節。……隱迹博徒，才名自遠」。高適對朝廷之政治甚不滿，然與韋參軍「縱酒高歌楊柳春」，仍意氣豪邁，一副少年心情。按伯二五六七敦煌唐詩選殘卷「錄有疑是李昂所作之《睢陽送韋參軍還汾上》一詩，自當作於天寶年間，題下原注：「此公元昆任睢陽參軍」，則韋大當即高適贈別之韋參軍也。此詩不見《全唐詩》。王重民於敦煌殘卷中整理出唐代逸詩數十首，撰《補全唐詩》，載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第三輯。高適逸詩數首亦在其中。詩二一四集八《送桂陽孝廉》詩曰：「即今江海一歸客，他日雲霄萬里人。」對前途仍抱樂觀態度，反映年輕時之心情。當是初入長安時之作。

開元八年庚申（七二〇） 二十一歲

【時事】班宏生。

滯留長安。

高適於天寶九載送兵清夷途經博陵時作《酬祕書弟兼寄幕下諸公》詩，序曰：「司業張侯，周

旋迨茲，僅三十載。」詩曰：「司業志應徐，雅度思沖融。相思三十年，憶昨猶兒童。」可知高適本年仍在長安。

詩二二三集五《行路難二首》詩中有言「安知顓頊讀書者，暮宿靈臺私自憐。」說明此詩作於早年旅居長安時。茲姑繫於是年。

開元九年辛酉（七二一） 二十二歲

【時事】十二月，劉知幾卒。李昂舉「拔萃科」。

自長安回宋州。

詩二一二集三《同韓四薛三東亭玩月》薛三即薛據，開元、天寶間詩人，與高適交往甚久。唐代各地之亭以「東」爲名者甚多，高詩中之東亭，似非私人所有，詩中且有倦遊思歸之意，殆即杜甫《醉歌行》中所謂「春光淡沲秦東亭」乎？蔡夢弼《草堂詩箋》曰：「東亭迺京城門外會別之亭。」高適與韓四、薛三於此賞玩，歸思更濃。高適初入長安居住年限不可確知，今姑繫於此。

【附錄】高適首次入長安，謀高位無成，每於詩中吐露懷抱，或用古樂府形式抒發不平，如詩二二三集五《秋胡行》、詩二二三集五《古歌行》、詩二二三集五《見薛大臂鷹作》，均可定爲此一時期之作。然具體寫作時間則無法進一步斷定。又詩二一一集四《酬龐十兵曹》中有句云：「憶昔遊京華，自言

生羽翼。……許國不成名，還家有慚色。託身從畎畝，浪迹初自得。」與《別韋參軍》詩意全合。酬
詩又曰：「梁城多古意，攜手共懷惻。」可定是詩乃由長安歸梁地後作。然亦無法確定作於何年。

開元十年壬戌（七二二） 二十三歲

【時事】張說建議募兵充宿衛，許之。府兵漸廢。

開元十一年癸亥（七二三） 二十四歲

【時事】崔顥登進士第。高適卒，年三十七。

開元十二年甲子（七二四） 二十五歲

【時事】祖詠登進士第。

開元十三年乙丑（七二五） 二十六歲

【時事】獨孤及生。權舉生。

開元十四年丙寅（七二六） 二十七歲

【時事】儲光義、崔國輔、綦母潛登進士第。嚴武生。

開元十五年丁卯（七二七） 二十八歲

【時事】王昌齡、常建登進士第。鄧景山舉「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」。

開元十六年戊辰（七二八） 二十九歲

【時事】賀蘭進明登進士第。

開元十七年己巳（七二九）三十歲

開元十八年庚午（七三〇）三十一歲

北上旅遊燕趙，且於燕地從軍。

高適作《酬裴員外以詩代書》，敘述畢生經歷，茲錄其早年部份如下：「少時方浩蕩，遇物猶塵埃。脫略身外事，交遊天下才。單車入燕趙，獨立心悠哉。寧知戎馬間，忽展平生懷。且欣清論高，豈顧夕陽頽。題詩碣石館，縱酒燕王臺。北望沙漠垂，漫天雪皚皚。臨邊無策略，覽古空徘徊。」高適早年之事迹，因史料不足，難以詳列。所可知者，首次至幽燕時，曾投筆從戎。其縱游北地過軍旅生活之時間雖不久，然不可能只限於年內，今將大體上可確認為首次北上時所作之詩，分散於此二三年內。裴員外即裴霸，早年軍中伴侶。《酬裴員外以詩代書》作於乾元二年。

詩二一二集三《三君咏》序曰：「開元中，適遊於魏郡。」原注「三君」即魏鄭公（徵）、郭代

公（元振）、狄梁公（仁傑）。高適對此三人極為仰慕，其日後出處行事每仿效焉。

詩二一一集二《鉅鹿贈李少府》詩曰：「縱酒涼風夕」，知過鉅鹿時正值秋季。

詩二一一集二《酬司空璩少府》詩曰：「驚飈蕩萬木，秋氣屯高原。燕趙何蒼茫，鴻雁來翩翩。」

翻。」亦似初次北上途中之作。地點當在鉅鹿之北，時在秋季。

詩二二四集六《別馮判官》詩曰：「碣石遼西地，漁陽薊北天。關山唯一道，雨雪盡三邊。……遙知幕府下，書記日翩翩。」對幕府尙無不滿之意，當是首次北上時之作。

開元十九年辛未（七三二）三十二歲

【時事】王維、薛據登進士第。蕭昕舉「博學鴻詞科」。

往來東北邊陲。意氣尙高昂，然對軍中之黑暗情況甚不滿。

詩二二一集三《塞上》詩曰：「東出盧龍塞，浩然客思孤。亭埃列萬里，漢兵猶備胡。邊塵漲北溟，虜騎正南驅。」是時東北邊陲戰事不已，氣氛緊張，戒備森嚴。詩又曰：「戰鬥豈長策，和親非遠圖。」蓋唐朝廷屢以宗室外戚女嫁奚、契丹首領，以爲羈縻之計，《唐會要》卷六「和蕃公主」部份記載甚明。而邊將則侵擾不已，故邊疆仍不得安寧。詩又曰：「常懷感激心，願效縱橫謨。倚劍欲誰語，關河空鬱紆。」此時高適似已從軍，頗欲有所作爲，然人微言輕，故鬱鬱不平，只能追念漢代李廣之史迹以寄慨。

詩二二二集四《同羣公出獵海上》詩曰：「偶與羣公遊，曠然出平蕪。」此當是高適出盧龍塞後，與當地官吏東向出獵，因作是詩。詩又曰：「層陰漲溟海，殺氣窮幽都。」雖咏敗獵，然亦寓有當時戰爭氣氛在內。詩又曰：「猶懷老氏訓，感歎此歡娛。」李唐王室推尊道家，士人